

智慧树科学文艺丛书

动物故事

两爪鹰王

木 田 编



新蕾出版社

两 爪 鹰 王

*

新疆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66,000

1985年4月第1版

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8,000

统一书号: R10213·301

定价: 0.68元

目 录

- 两爪鹰王……………[日]户川幸夫 著 (1)
吴晓枫 译
- 野兔拉古……………[加拿大]欧·汤·西顿 著 (16)
戴天鸣 节译
- 波斯灰鼠 ……………[苏]叶·斯庞根别格 著 (39)
王汶 译
- 大象鲍石找到了朋友……………[英]F·麦克唐纳德 著 (45)
朱逸民 编译
- 月夜和鸳鸯……………[日]椋鸠十 著 (50)
安伟邦 译
- 大象和蚂蚁 ……………[法]安·德麦翁 著 (62)
黄天源 译
- 我的朋友——水獭 ……………[苏]奥克萨娜 著 (66)
王吉有 译
- “必须是红红的，必须是圆圆的”
……………周仲铮 著 (75)
郑开琪 译

- 麻雀拉代……………〔加拿大〕欧·汤·西顿 著(85)
戴天鸣 译
- 我凶残的朋友——巨蜥……〔苏〕尤·格列洛夫 著(94)
佟玉玲 编译
- 天鹅的友谊……………〔苏〕恩·乌斯金诺夫 著(101)
归定康 译
- 琴科……………〔加拿大〕埃·顿普逊 著(110)
冯金龙 王吉有 译
- 红土岗……………〔苏〕维·比安基 著(121)
仇振声 黄英忱 译
- 照管婴儿的大象……………〔美〕彼得·希尔曼 著(134)
张其亮 编译

两爪鹰王

[日]户川幸夫 著

吴晓枫 译



真室川的河水沿奥羽干线顺流而下。河流上游群山起伏，有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。安乐城山、主寝坂山、神室山以及天狗山形成了真室川的发源地。

一只两岁的雌鹰在主寝坂山上筑巢住下了。每天早晨十点和下午两点，它总是准时飞到“狩猎场”上空，盘旋飞舞寻找食物。它生就一对丰满的羽翅，当它凌空飞翔时便显得威风凛凛。

在一个深秋的黄昏，有位古怪的老人独自呆呆地抬头望着天空中悠然翱翔的雌鹰。

老人看上去年近花甲，额头布满深深的皱纹。他

那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的脸上，有一双锐利的眼睛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这老人是一名鹰匠，住在真室川的下游。从少年时代直到老年，他的一生同驯鹰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他是继承他家族这一祖传职业中的最后一位驯鹰能手。

如今，这位年事已高的鹰匠只有一个愿望，作为他家族的最后一位鹰匠，他渴望培养出一只“名鹰”。他在寻找一只俊秀的、年幼的鹰。

“唔，这鹰不错！”鹰匠那双老花的眼睛顿时显得神采奕奕。

几天以后，老人在山上布设了机关。

鹰匠凭着六十余年的经验，轻而易举地生擒了这只年仅两岁半的雌鹰。

回到家里，鹰匠把这只雌性角鹰的钩爪剪去，然后，喂鸽子肉给它吃。但是，角鹰冠羽倒竖，紧闭着嘴拒绝了鹰匠的“佳肴”。

角鹰被关进了专门用来调教的鹰笼。在一片漆黑之中，过了三昼三夜。

第三天夜里，鹰匠再次给角鹰喂食，又被角鹰拒绝了。整整三个星期，角鹰不肯喝一口水，吃一片肉。经过几星期“绝食”，这只身强力壮的猛禽已经力竭体衰。

鹰匠意识到最后的时刻来到了。夜深人静，鹰匠

横下了心，今晚他要决一成败。他解去缠在左腕上的皮护手，右手拿一只剥掉皮的鸽子进了鹰笼。

他用没有任何防护的左手挑逗似地扭了扭角鹰的爪子。他还没来得及抽回手，角鹰的钩爪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。顿时，血流如注。血腥味刺激了这只濒临死亡的角鹰的食欲，它本能地朝爪子下微微蠕动的肌肉啄去。在这一刹那间，一只血淋淋的鸽子送到了左腕上，角鹰一口啄去了一块肉，紧接着它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。

过了一会儿，鹰匠稍稍地对着角鹰唤了一声。这深沉有力的声音似乎使角鹰突然领悟了它的必然归宿。角鹰终于屈服了。

鹰匠给角鹰起了个名字叫“风暴”。在鹰匠的精心安排下，“风暴”接受了种种严格的训练。与此同时，鹰



匠和“风暴”之间的友情也在与日俱增。

两年过去了。有一天，安乐村的村长来到鹰匠的家。原来，在安乐村西面有一座山叫辨庆山，与辨庆山相连的是鱼止

森山和猪鼻山。在连绵起伏的群峰中，有一处三角形地带。这里有一只红色的大狐狸。这只红狐久居森林，既狡猾又世故。每逢冬季来临，安乐村就会遭到红狐的骚扰，几乎家家都有鸡鸭被咬死。

红狐十分机敏，只要一见肩上扛着枪的人便一溜烟地跑得无影无踪。人们设置过各种圈套，始终没逮住它。村里的狗儿也吓唬不了它。红狐常常声东击西，搞得各村的人防不胜防。

有一次，村里的人在死鸡身上涂了毒药，扔在路边引诱红狐去吃。可红狐不但不吃，反而把下了毒的鸡拖回村里，结果毒死了村里几条狗。村里的人咬牙切齿，后悔莫及。安乐村的村长把红狐的事详详细细告诉鹰匠。

第二天清晨，鹰匠带上“风暴”随村长离开了村子。两天过去了，第三天太阳西斜时，鹰匠回来了，他茫然若失，显得苍老、颓丧。带走的“风暴”这回不见了踪影。

—

“喙——”鹰匠松手放出“风暴”。“风暴”朝红狐的背后直扑过去。红狐忽然听见翅膀的扑腾声，立刻扔下嘴里的猎物转过身来。愤怒使红狐的脸可怕地扭

歪着；锥子般的长牙突兀在嘴唇的两边。它的耳朵紧贴在后脑两侧，双眼充血，摆出了一副格斗的架势。

“风暴”意识到，这次袭击没有奏效。于是，它掠过红狐的后背，飞上天空。“风暴”边飞翔边寻找机会。红狐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毛发倒竖，企图阻挡“风暴”的攻击。“风暴”接连俯冲了几次。但是，每次都被露出长牙、跳跃而起的红狐击退了。

红狐是善于格斗的，“风暴”则尚欠老练。

“如果稍有不慎，那……”鹰匠想到这里，大声对“风暴”喊道：“回来！”

可是，“风暴”听错了。它把这喊声理解为出击的命令。于是，它不顾时机尚未成熟，紧收翅膀，象一颗子弹般呼啸着从天而降。“风暴”伸出利爪去抓红狐的脖子。不料红狐早有准备，它张开大嘴一口咬住了“风暴”的爪子。然后，恶狠狠地拖住扑扇翅膀的“风暴”，把“风暴”重重地甩到雪地上。死亡在威胁着“风暴”。

一阵寒风吹过，翻腾的雪花飘散了。雪地上，“风暴”摊开双翅，喘着粗气。在一公尺远的前方，红狐傲慢挺起胸脯站着。当它看见“风暴”折了翅膀，便再次朝“风暴”猛扑过去。“风暴”忍着巨痛，举起双爪，奋力搏斗，但是“风暴”这时已丧失了攻击能力，只能勉强防御了。

红狐再次咬住了“风暴”的腿，它使劲晃动头部，把“风暴”甩向左右两边。

羽毛、鲜血、雪花搅在一起，猛兽和猛禽撕打成一团，朝山下滚去。

“不好！”鹰匠大声叫道。他奋不顾身地朝山下跑去。他涉过一个个浅谷，直跑得气喘吁吁，眼前阵阵发黑。他深感自己已力不支身，但仍然让自己的身体凭着惯性朝前冲去。

他终于到了猪鼻山的山脚，紫红色的晚霞消退了，天空已变成了一片深蓝的夜色。鹰匠看到肉搏过的残迹上，乱糟糟地撒满了折断的花纹羽毛和红色的毛发。银白色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滩滩血水。一条塌落的雪印一直伸向峡谷深处。这一切描绘出一幅恶战后的凄惨景象。

下了峡谷，鹰匠敲着食料盆儿，扯开嗓子呼喊“风暴”。峡谷里死一般寂静。整个夜晚，鹰匠的呼声一遍又一遍地在群星闪烁的山谷中回荡。

翌日清晨，鹰匠仍然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在山上寻找“风暴”。村子里也来了几个人帮着找“风暴”。但是，他们始终未能如愿以偿。

鹰匠回到了家里。每天无精打采地过日子。家里的人从来不去安慰他几句。他们知道老头的脾气。除

非能捉到比“风暴”更优秀的角鹰，否则老头会一直忧郁不欢。可是，找一只出色的角鹰谈何容易。
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

老头的愁绪与日俱增。

第四天，夜色降临了。鹰匠一家围坐在厨房里准备吃饭。米饭和汤摆上桌子后，鹰匠端起了碗。他举起筷子刚要吃饭，突然停顿下来，大家觉得十分奇怪，抬头望着鹰匠。

“‘风暴’回来了！”老头低声嘟哝道。

大家屏息静听，可是什么也没有听见。

“老头子听错啦！尽想他的‘风暴’……”

“不错，是‘风暴’！”老头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十分肯定地说。

“‘风暴’在屋上打转呢。”老头抬头看着天花板。家人仍然没听见声音。大家神色不安地面面相觑：莫非老头子中邪了？“扑咚”，有件东西重重地撞在屋子的拉窗上。随后是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。

大家心头一震，不约而同地转脸向昏暗的窗子外望去，只见老头站在窗前，正急不可待地去拉窗扇。

二

“风暴”瘦得几乎认不出了。它的身体十分虚弱，

左翅膀垂吊在一旁，羽毛都已断了。它的脚被狐狸咬得肿胀起来，站不到木杆上去。然而，它那双眼睛仍然那样炯炯有神，它紧盯着鹰匠，似乎在说：“我失败了，可是我没认输。”

鹰匠端来一碗水递到受了重伤的“朋友”嘴边，“风暴”轻轻地喝了几口。

一只身负重伤的角鹰，没有归返大自然，却历尽艰难回到了主人的身边。这使鹰匠十分感动。

鹰匠剪去了“风暴”身上断损的羽毛，挤出皮肉间的气泡；然后涂上了自己配制的蜡浸瑞树叶草药。鹰匠夜以继日守护在“风暴”身边。

治疗十分成功，“风暴”的伤势很快好转了。

春天到了。“风暴”那只伤势最重的爪子，肿块也消退了。它被移进了户外的鹰笼。

“风暴”的身子渐渐强壮起来了。但是，它的勇气是否因受伤而有所减弱呢？鹰匠十分担心。皮肉之伤最容易治愈；心灵胆怯的鹰却是无可救药的。“风暴”今后遇见红狐，会畏惧吗？

从狩猎方面来看，捕捉一只狐狸算不了英雄。但是，对于鹰匠，对一只优秀的鹰的荣誉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了。

害怕对手的鹰是不配得到名鹰称号的。培养这种

鹰的鹰匠当然也成不了名匠。

“风暴”是鹰匠为光耀他六十余年的鹰匠生涯，而被选中并倾注了全部心血加以培养的。如果“风暴”一见狐狸就害怕，鹰匠所有的希望将毁于一旦。

这件事使得鹰匠十分烦躁。末了，他终于拿定主意，要让“风暴”与红狐在猪鼻山上再次决战。

这场战斗将是决定性的。要么是“风暴”获胜，鹰匠赢得荣誉；要么“风暴”战死，鹰匠痛失“风暴”。这意味着鹰匠只有一种选择：赢得一切或者失去一切。

“风暴”将同红狐决一雌雄。

鹰匠开始了紧张的准备。

每年“节食”季节来临，“风暴”就显得精瘦、强悍。冬季狩猎，鹰匠不让“风暴”去追逐野兔、山鸡，而叫它去攻击野狗、山猫。鹰匠还花钱买了别人饲养的家狐，让“风暴”获得战斗的经验。

猫头鹰、老鹰都成了训练“风暴”的牺牲品。长着利爪和尖齿的各种动物一个个倒在“风暴”的爪下。

“风暴”磨利了它的勾爪和尖喙。

三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决战的日子临近了。鹰匠对“风暴”的节食作了更加谨慎的安排。以往，节食是消耗“风暴”的体力，防止它飞走。现在，鹰匠把胜利的希望全都寄托在“风暴”身上，强健的体力是战胜

狐狸的必要条件。因此，鹰匠提前结束了节食训练。

“风暴”年满七岁，长着一身黑褐色的羽毛。体格强壮，斗志旺盛。

鹰匠叫他的外甥去安乐村村长家里，寻问猪鼻山红狐的情况。鹰匠心中暗暗希望红狐仍然平安无事地活着。

鹰匠的外甥很快回来了，告诉鹰匠红狐变得更加老奸巨猾，大白天也敢大摇大摆到处走动。村里人对它毫无办法。村长说，用鹰制服它，看来没希望了。

鹰匠听了，默不作声。他站起来走到鹰笼边，把“风暴”放在自己的手腕上，边抚摸边对“风暴”说：“我们走吧！这是最后一次了。”

鹰匠带着“风暴”到安乐村去了。家人的担忧，村里人的嘲讽，他全然不放在心上。

鹰匠打听到了红狐的行踪和活动规律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他就带上“风暴”上了辨庆山。辨庆山比峰峦连绵的猪鼻山高一百多米。从高处瞄准低处的目标袭击，是鹰类的固有习性。因此，这时鹰匠就站在辨庆山的顶峰上，等待红狐的到来。风，象往常一样，绕着死一般寂静的山峰旋转。

天空中的星星似乎已被冻住了，这景色使人倍感寒冷和寂寞。

鹰匠把“风暴”抱在胸前给它取暖，继续等待着。时间一秒一秒流逝。太阳还没升起，四周开始发白了，雪的反射扩大了视线。

这时，有一个黑点一晃一晃涉过鱼止森山和猪鼻山中间的相泽河，朝这边移动过来。

“风暴”的眼睛突然发出了锐利的光芒。鹰匠举起双筒望远镜，黑点被放大了，它就是那只狡猾的狐狸。三年不见，红狐变得更加凶残贪婪，嘴里正叼着一只猎获物。

红狐走进河畔的树丛里，消失了。一会儿，又从树丛中走出来，朝山顶爬去。

鹰匠转过脸朝“风暴”看了看。此时，如果“风暴”羽毛蓬松，鼓鼓胀胀，那说明它害怕了。但是，“风暴”却静静地站着，脸上没有上回格斗前那样既兴奋又慌张的神情。

“唔，这样就对啦。”鹰匠信心倍增。

红狐正急急忙忙朝猪鼻山顶峰旁的一片茂密的丛林跑去，那儿也许是它的老巢。

鹰匠解开了系在“风暴”脚上的皮带儿。这意味着“风暴”完全自由了。它只要轻轻一扇动翅膀，就可以飞回大自然中去。鹰匠不得不这样做。因为在即将开始的决战中，任何妨碍“风暴”活动的束缚都将

是致命的。

望远镜的镜头里，红狐那令人憎恶的身子，越来越近了。它脸上被“风暴”抓破的痕迹至今仍然清晰可辨。



鹰匠悄悄把手臂往前一伸。“风暴”飞上了天。它伸展结实有力的翅膀，迎着寒冷的风向下滑去。

这次“风暴”没有急于去抓红狐。它掠过红狐的上空，在那片茂密的丛林前来了一个急转弯，对准急忙想要跑进林子里去的红狐迎面飞去。

红狐猛然瞧见一只鹰迎面飞来，大吃一惊。它扔下嘴里的猎物，抬头注视着眼前的袭击者。它的脸上突然露出万分惊讶的表情：“怎么！是你？”它还没有忘记“风暴”。凭着野兽的直觉，红狐本能地意识到它的对手已经不那么容易对付了。红狐脸露惧色，鼻子边隆起了条条皱纹。它张开血盆大口，露出长长的尖齿，威吓着“风暴”，寻机窜进森林。

“风暴”早看穿了红狐的意图。它轻松地飞舞，

滑翔，牢牢地控制了红狐和森林之间的这片空间。

“风暴”雄风大振。

“好啊，”鹰匠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极了！”这场戏不用他出场了。他放下心来，坐到雪地上，举起望远镜朝下观看。

红狐已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，它蹲在雪地上，两眼死死地盯住在天上飞舞的“风暴”。

天空在旋转，大地也在旋转。

这凝固了的、相互仇视的僵局瞬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，狐狸畏怯了，它掉头朝森林没命地跑去，企图摆脱这不利的局势。它身上那红色毛皮不停地飞快耸动着。

说时迟那时快。只见“风暴”倏地紧收翅膀，箭一般向狐狸飞去。它伸开利爪重重地在红狐的腰部一击。爪子刺进了红狐的皮肉中。“风暴”知道只要猛地击中红狐的这一要害部位，它就别想站起来。在三年的艰苦训练中，“风暴”已完全掌握了这套不失时机，靠突然的爆发力去攻击对手的本领。

红狐摇晃了一下，颓然倒在地上。但是，红狐并没虚度时光，它在三年的时间里积累了无数次的战斗经验。在它向地上倒去的时候，它转过头来，以令人吃惊地速度狠狠地朝“风暴”咬去。可是，红狐已经